

远方

《学 生 三 部 曲》

心 泉
春 晖

远 方
周民震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一点奢望

——《远方》上映前的几句话

周民震

当《远方》双片放完最后一个镜头，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我的一个多年的心愿实现了。不是么？一股清澈的《心泉》，迎着温馨的《春晖》，涓涓地流向了美丽的《远方》，这就是凝结了我多少心思的《学生三部曲》。从幼稚的小学生到奋进中学生，到怀志的大学生，多少人走过这条漫长的成长道路又有多少青少年正在经历着这条并非笔直的人生旅程。是的，学历的进程是可以顺利走完的，而心灵成长的进程则不是那样容易顺利地通过。因为智力与德行不一定是同步发展的，知识并不等于人的世界观，也代替不了人的精神面貌和情操品格。正当目前广大青少年在奋发求学的时刻，我把这《学生三部曲》献给他们，为的是引起他们一点思索，一点警觉，一点启示，我想这也是所有父兄一辈的共同心愿。

《心泉》和《春晖》相继放映以后，我收到了许多学生的来信，他们给了我过多的鼓励，同时对尚未写出来的《远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这又使我惶然。热情洋溢的大学生给我写信，向我叙述了他们的生活，提供了构思，甚至还替我编了情节，他们都渴望着在银幕上看到自己丰富多姿的生

活，把他们的思绪、感慨、情怀和时代色彩统统地发掘出来，展现出来。然而，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往往是很特殊的，也是很有局限的，创作冲动的萌发，甚至有时是很偶然的。近些年来，我几次回到过去的生活基地大苗山，接触了许多人和事，促使我在构思《远方》时，切取了一个十分特别的角度，来反映一代大学生的思想风格和感情色彩。我写了一个出生和成长在北京的苗籍大学生回到苗山老家探亲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是生活中的美撞击了我的心灵所发出的回声？还是我在青年们的身上倾注了一片诚挚的深情？是对社会上的不公平迸发出我的愤懑？还是那些还处在蒙昧之中的人们在我们心里画上的问号？是歌颂还是批判？是爱、是怨还是恨？……都有，全都有。何必只有一个主题，一层意思，一个目的呢？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经纬交织的“系统”，而不是人们主观随意编织而成的。作家只能在生活中切入一个准确的角度，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去充分反映它。如果要问，《远方》比之前两部有哪些不同的话，我说，它也许更象生活本来的样子，具有更多方面的含意，还有更浓厚的少数民族风情。

近来，有个时髦的提法，叫做“电影新观念”，我有点茫然。不知道《远方》是否沾上一点“新观念”的边儿。如果这种“新观念”是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从而更为中国观众所喜爱，那正是我所企望追求的。否则，我只好自甘落于时髦的后面了。

对于《远方》，我现在还无法估价它的成败。经验证明，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往往不是一个明智而清醒的评论者。虽然，在剧本发表后，有人认为比前两部有了些突破提高，但我并不盲目地乐观，因为，观众的欣赏水平提高得

快，要求更严格。因此，要是允许我有一点奢望的话，当《远方》公映后，观众承认了它，认可了它是《学生三部曲》的第三部，对它报以同《春晖》、《心泉》一样的感情，这就是我最满足的慰藉了。

目 录

一点奢望

《远方》上映前的几句话……………周民震(1)

心泉……………(1)

春晖……………(65)

远方……………(132)

附录

让镜头伸向一个新的天地

试论周民震的《学生三部曲》……………路燕(202)

心 泉

一

碧山翠岭，云气氤氲。

苍郁森森的苗山，百鸟啁啾，溪水流瀑。

一支芦笙吹奏着野趣横溢的山调，飘响在幽谷林间。

十二岁的苗族男孩卡里，行色匆匆地赶路，他生得黝黑坚实，一双闪亮的大眼睛象山泉水一般晶莹透明，反映出纯洁、率直和诚朴的秉性；他头裹花边蓝巾，身着乌紫苗服，背负竹篓，手提鸟笼；当他走到一泓回环荡漾的泉边时，躬身捧了一掬清泉水，酣畅痛饮。水珠象碎玉般滴入泉中，叮咚作响，如清朗悦耳的琴音。

水珠滴成字幕：心泉。

二

掩映在花木秾华之中的是一座南方新兴城市。这里广厦高耸，比屋连甍；长街宽敞，市井繁华。盛夏的暑气随着西

斜的阳光渐渐消散。下班的人流、自行车流，以轻捷的步履和欢快的铃声来表达他们劳动和工作之后的喜悦心情。

在自行车群中，有一个眉目清秀，体态轻盈的女医生加速蹬车，有事赶着回家。她叫温莹，三十多岁，朝气不减青年，却又兼备中年人的安详和成熟。脸上浮现的笑意，显示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三

温莹跨进家门，举着电报，喜气盎然地喊道：“小民，快去接车。”

正在做功课的小民——一个十二岁的男孩，面色白皙，机灵聪慧，略带一点淘气和撒娇的样儿——奔来抢过电报问：“爸爸要回来了？”

这句话把厨房里的奶奶引了出来，兴奋地问：“玉民出差回来了？”

温莹笑道：“不，是苗山的山泉水流来了！”

小民听了，欢跳起来：“啊！卡里来过暑假了！妈！卡里长得跟照片一样吗？”妈妈笑而颌之：“一模一样。”

小民：“他来信说要送我一只会说话的八哥鸟呢。”

兴味索然的奶奶白了小民一眼：“你就记得八哥鸟，可别跟着山里的孩子学野了！”

温莹纠正道：“卡里是个老实听话的孩子。”

奶奶不大信赖地：“不就是在苗山巡回医疗那时认识的？”

温莹沉浸在美好地追忆中，神往地说：“是我治好了他

的病。他家在一座山腰上，屋前是泉水，屋后是竹山，周围种了许多红仙米、绿芭蕉，门口挂的鸟笼里还有两只会说话的八哥呢！”

小民：“妈，你都讲了几十遍了，快走呀！”

“慢点，”奶奶拿出小民一套干净衣服说，“换上。”又找出一双新洗的球鞋，“穿上！”温莹忙着给小民又是换衣，又是穿鞋，刚整利落要出门时，奶奶又端来了一碗绿豆汤说：“天热出门，先喝一碗绿豆汤解暑。”

温莹焦急地看表，可又拿奶奶没办法，说：“奶奶，你真把小民给宠娇了。”

奶奶：“谁让你就生一个，多生几个，我宠还宠不过来呢！”

正说话间，邻居一个七岁的女孩小艺使劲敲门，一边喊道：“温阿姨，有个卖鸟的小孩来找你。”

奶奶在门里答道：“我们不买鸟。”

门外一个男孩的声音：“谁是小孩？我比你大。”

小艺不服地：“我哥哥比你大。”

房门打开了，温莹看见风尘仆仆的卡里站在门口。

“格桑加阿姨！”卡里恭敬地鞠了一躬。

温莹失声欢叫起来：“卡里，我们正要去接你呢！”

温莹忙把卡里让进屋来，卸下背篓介绍说：“这是小民的奶奶。”

“奶奶。”卡里毕恭毕敬地鞠躬。

“这是小民，……小民呢？”

奶奶笑指屋里：“躲进屋里去了。”

温莹：“天天盼卡里，来了又不好意思见面了！”

卡里把鸟笼一举，对八哥鸟说：“蒙乌！”

笼里八哥也跟着清脆地叫了一声：“蒙乌！”

小民极感兴趣地跑出来，问道：“它说什么？”

卡里：“它说的是苗话，就是：‘您好！’”

“真有意思。”小民兴味浓烈地捧着鸟笼和卡里一块到阳台逗鸟去了。

小民问卡里：“你刚才叫我妈什么来着？”

“格桑加阿姨，就是医生阿姨。”

小民顽皮地回头喊道：“妈，我以后叫你格桑加妈。”

温莹和奶奶会心地相视一笑。

卡里把竹背篓里的东西，一包包拿出来，交给温莹说：“我阿爸阿妈带给你们的仙米、芭蕉、竹笋，还有用我们屋前山泉水酿的糯米酒……”

小民兴奋地：“还有这只会说话的八哥鸟！”

奶奶高兴地：“谢谢你阿爸阿妈了。”

温莹用手绢给卡里擦汗，说：“把你背得一身汗。”

奶奶和温莹走进厨房忙于热水。

奶奶对温莹说：“烧热一点，洗洗他那一身火烟气。”

温莹笑道：“苗家天天都烧火堂的。”

奶奶自作聪明地：“怪不得那么黑，也是火烟熏的吧！”

温莹：“苗家孩子从七八岁就放牛打柴干活了，那是晒黑的。”

奶奶走出厨房，喊道：“小民，让卡里准备洗澡吧。”
阳台已空，四顾无人，只有鸟笼里的八哥向奶奶叫着：“蒙乌！蒙乌！”

奶奶走到阳台，向楼下高声呼唤：“小民！”

小艺在楼下答道：“奶奶，他们上河里洗澡去了。”
“哎哟！我的天！……”奶奶失声惊呼，几乎吓晕过去。

四

晚上。小民和卡里低着乱发潮湿的头，在狼吞虎咽地吃饭。

奶奶头裹毛巾，怒气未消地对小民指桑骂槐地说：“你从来没这个胆子，今天怎么敢下河了？……你太野了！”

小民淘气地闷头窃笑，不吱声。卡里诚实地说：“奶奶，是我要去的，我从小在河里洗澡的。”

奶奶“哼”了一声，无可奈何地摇头走了。

妈妈护着他们，轻声说：“加强锻炼我支持，以后要先跟大人说一声。”

这时，阳台上的八哥直着嗓门叫“毕沙，毕沙！”

小民好奇地：“它又叫什么？”

卡里：“这是苗话，睡觉！”

小民：“我能教它讲普通话吗？”

卡里：“试试看。”

小民一本正经地：“八哥，你听着，我教你说：早上好！早上好！说呀：早上好！”

八哥侧耳听了一会儿，忽然张嘴哑哑学语地叫了一声：

“早上好！”

小民和卡里鼓掌喝彩，妈妈也欢心地笑了；连生气的奶奶，也憋不住笑出声来。

五

晨曦初露，沉沉夜色渐渐隐去，屋宇、电杆、树木显出朦胧的轮廓。

“早上好！早上好！”

在八哥的叫声中，家里老少都相继起床了。

温莹洗过脸来到小民床前：“小民，该起床了。”

小民伸了个懒腰，说：“卡里还没起呢！”

温莹：“卡里才不象你那么懒。”

小民听了，赶忙起身，叫：“卡里！”

卡里正在阳台上浇花，答道：“快起床，带我去你们学校看看。”

小民一边穿衣一边说：“去学校干吗？上公园坐飞机才好玩呢！”

温莹：“你就会贪玩，老师布置的暑假学科学活动，你做了些什么？”

小民：“捉昆虫做标本呀。”

“捉了没有？”

“捉了……”

“拿来我看看。”

小民傻了眼，愣在那里不动。

“拿来呀！”温莹的语气很严肃，小民只好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瓶子来，里面仅有两只蟑螂。

温莹生气地：“就两只蟑螂？”

奶奶忙从厨房里出来解围，说：“蟑螂厨房里有的是，

不够奶奶替你多抓几只。”

温莹：“要到大自然里去捉昆虫才有意义嘛！干什么都得付出艰苦劳动……”

卡里走进来说：“小民，我们一块捉昆虫去。”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子来，里面装着一些昆虫，说：“我阿爸要我多捉些虫子给他作试验用。”

小民看着瓶子问：“你爸爸是昆虫学家？”

“不，他是大队农科组的。”

小民兴致勃勃地：“妈，我和卡里上青石山捉虫去好吗？”

“好！我支持！”温莹说。

奶奶不满地感叹道：“这下可好，昨天下河，今天又爬山。”

这时，小艺在门外探出个头来，晃了一下便不见了。

六

小民一副出征的打扮：草帽，球鞋，腰带，水壶，挎包。卡里做好了两个采集网，交了一个给小民。小民把它当作武器扛在肩上，向奶奶调皮地告别，行了个军礼，说：“报告司令员奶奶，战士出发了。”

奶奶又好气又好笑地叮嘱道：“听着，不许爬高了，不许下水，不许钻刺蓬，不许走草窝，不许……”

小民还未听完拉起卡里的手回头就跑，不慎碰翻了茶几上栽米兰的瓷花盆。“咣当”一声，碎成几片。

奶奶惊惶失措，低声说：“该死了！这是你爸爸最喜欢

的花盆。”

小民也吓呆了，哭丧着脸，喃喃地说：“爸爸准要打我一顿了。”

隔壁房传来温莹的问话：“谁又打碎东西了？”

奶奶看着惊恐的小民，忙掩饰说：“是我，我碰翻了花盆。”然后挥手叫小民、卡里快走。

小民转忧为喜，抱着奶奶亲昵地悄声说：“你真是个好奶奶。”

卡里不解地看着他们，问：“奶奶，你干吗要……”

奶奶一跺脚，大声地：“快走走吧！”

七

十里沃野，芳草绿遍，一派葱茏郁勃，物阜丰腴的城郊景色。

小民和卡里走在花叶繁衍、稠荫夹道的路上，身背挎包水壶，手拿采集网，欢快雀跃，喜气洋洋。

他们走到一座石桥边，忽然桥底钻出小艺来，把他们怔住了。

“你怎么来了？”

汗水淋淋的小艺说：“我要跟你们去。”

小民：“你疯了，我们要去青石山呀！”

小艺执拗地：“我也要上青石山。”

小民生起气来：“哼！带个小毛丫头，真别扭！”

小艺不服地：“谁是毛丫头？”

小民冲着她：“你是！”

小艺不示弱：“我不是！”

小民冷笑道：“那你是什么？”

小艺一时无词回答他：“我……我是……”忽然脱口而出地：“我是大丫头！”

小民和卡里禁不住笑起来，小民撇了下嘴说：“反正还是个丫头！”

小艺把恳求的眼光转向卡里：“卡里，……”

卡里故意转过脸去：“我不是卡里，是卖鸟的小孩！”

小艺暗中伸了伸舌头，转口甜甜地叫了一声：“卡里哥……”

卡里转过脸来笑说：“我们带你去，你妈妈会同意吗？”

小艺：“我妈从不多管我的事，她要我自己管自己。”

“那好！”卡里答应了。

小民见卡里答应了她，气得拔腿就跑，一边回头喊道：“大丫头，追上我就带你去。”

小艺望了卡里一眼，卡里说了声：“追！”小艺径直追了过去。

歌声： 小鸽子，飞呀飞，
春风驾我往前追。
追到天边摘星星，
摘颗星星放光辉。

啊！小鸽子，飞呀飞……

小鸽子，追呀追，
迎风顶雨头不回。
阳光为我照方向，

彩云与我结伴飞……

啊，小鸽子，飞呀飞……

歌声中小民顽皮地边跳边跑。

小艺小步慢跑，小民渐渐不支，脚步沉重了。小艺步履轻捷，越跑越来劲。

小民终于停了下来，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小艺坚持中速，慢慢赶了上来。

小民见小艺赶来，奋起欲跑，但已精疲力竭，没跑多远竟给小艺赶上了。

卡里仲裁宣布：“小艺胜利了。”

小民以笑掩窘，说：“我要不让她点，她还不得哭鼻子！”说着向小艺作了个鬼脸，小艺也回敬了他一个鬼脸。

八

青石山屹立在眼前。只见峰奇岩峻，林木荫翳，迂回的小路盘山而上，清冽的山泉汇成淙淙溪水顺岩而下，凉风拂来，心爽神怡，真是一处避暑胜地。

小艺发现一只紫花蝴蝶飞来，猛扑过去，蝴蝶翻飞，向山上扬长而去。卡里和小艺正要追去，小民叫住了他们：

“先吃了饭再干吧！我肚子饿了。”

一块塑料布铺在石板上，挎包里装的面包、香肠、苹果全掏了出来。卡里的手向面包伸去，被小艺挡住了。

“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小艺背书似的说。

卡里不大理解：“别逗了！今天也没有抓粪下地……”

小民：“手上有细菌，我那格桑加妈妈没告诉你？”

小艺拉着卡里：“走，那边有水沟。”

被小艺教训了的卡里，自尊心受了损伤，他甩开小艺的手说：“这小沟的水哪够我洗手！”说完逆着小沟往山坡跑去。

卡里跑到树丛围掩的水潭边洗起手来，猝然脚滑，“刺溜”一下落入水中。无奈何地泡在水中，脱下衣裤拧干，挂在潭边树枝上晒。

“卡里——，快来吃饭了！”小艺小民在喊他。

“我就来。”卡里泡在水中，光着屁股上不了岸，只好苦笑着。

山泉水流入水潭中发出叮咚的音响，使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一首苗家山歌来，正是序幕时吹奏芦笙的旋律。

山泉叮咚草儿青，
花织苗锦蝶成群。
映得蓝天光灿灿，
招来朵朵五彩云。

山泉叮咚草儿青，
过路客人停一停。
舀碗泉水喝下肚，
洗得心儿亮晶晶。

歌毕，传来了小民和小艺的喊声：“卡里——卡里——”

卡里游到潭边，正要出水上岸，发现他们已穿过树丛直奔而来，连忙又浸入水中，隐藏他那赤裸的身体。

小民：“让你洗手，你倒洗个痛快。”

“快上来吃面包。”小艺催促地。

卡里露出头来说：“你们走开我就上来。”

“那为啥呀。”小艺不解地问。